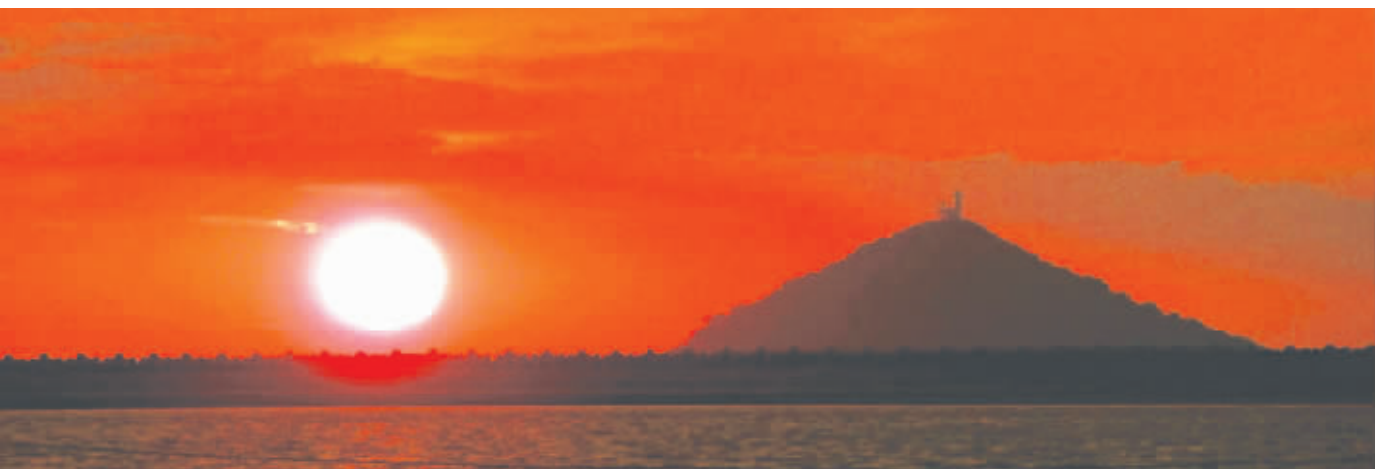


沈阳民族卷烟工业的支柱——太阳卷烟厂



■ 宁日春

解放前沈阳的民族卷烟工业，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私营太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20 世纪 30 年代，旧沈阳的卷烟工业可以分为三大体系：一是以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英美体系；二是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带头的日资体系；三是以太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为领衔的民族体系。太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能够成为沈阳民族卷烟工业的代表，主要是因为它在英美烟草公司和东亚烟草公司的双重排斥下，仍能想方设法生存，顽强不屈地发展，审时度势抓住每一次机会发展壮大自己。

当时，以美英为首的西方烟草垄断集团和日本烟草输出组织攫取了在华利益后，纷纷在中国各地开公司、办工厂、销售烟草制品。一些有胆识、有头脑、有实力的中国商人不甘外国列强的掠夺，开始自己筹建工厂，以抵抗外来企业。1930 年 6 月，陈子和、徐香九等人合伙在沈阳市和平区同泽街一号成立了太阳烟厂。“太阳”意喻工厂犹如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太阳烟厂初创时资金有限，规模较

小，但营业状况尚佳。烟叶主要来自东北、山东等地，产品质量好，销路颇为通畅，主要销往本市及周边各市县。

1931 年日本在沈阳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着军事侵略的扩大，加快了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在沈阳，日资东亚烟草株式会社接管了亚细亚烟草株式会社，强制推行烟草专卖统制，加大对英美烟草的排斥力度，对中国人开办的卷烟厂则从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加以限制。面对这种情况，太阳烟厂深感如果不扩大企业规模，工厂很快就会被日资企业吞并。于是太阳烟草的主要负责人于 1936 年 7 月 25 日依照法人股份组织，将工厂更名为太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集资 350 万元，每股票面 50 元，并利用这些资金先后配置了美式卷烟机 33 台，切烟机 10 余台，干燥机 2 台，建筑厂房 130 间，仓库 90 间，职员宿舍四五十间，并扩招工人，当时工厂仅男工就有 1400 人。产品牌号主要有“三光”、“风扇”、“太极”、“仙鹤”、“足球”、“太阳”、“美女”等，销往东北各省及华北地区。

1938 年，太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迁至沈阳市铁西区兴工街七号。自 1938 年至 1945

年，该厂共生产卷烟 340479 箱。由于日本在东北三省实行伪满洲国法，太平洋战争后英美资产完全被日资接管，1943 年太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迫于形势重新向当局登记注册，改名为“太阳烟草株式会社”。工厂原来富有民族特点的卷烟牌号也被迫改名为“东京”、“富士”、“大亚细亚”及“神风”等。

1943 年 1 月，伪满洲国兴农部设立了满洲烟草统制组合。该组合共有 8 个烟草株式会社，总股份 100 股，国币 100 万元，太阳烟厂共出资 10 股 10 万元，该厂总经理陈子和被选为监事，由此可见当时太阳烟厂的实力，就连日本人也不敢轻视。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占领了沈阳并接管了日资企业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利用工厂仓库现存的原料大量生产卷烟，供应部队并运回国内，只有很少一部分在沈阳销售，致使沈阳市场卷烟供应一度十分短缺。面对这种局面，太阳烟厂决定扩大生产。1946 年 2 月 16 日，太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遵照经济部之令，调查了工厂全部财产，经重新估价，总额为东北流通券 6 亿 1000 万元；3 月 16 日太阳烟厂又增资加股 9000 万

永远的烟草味道

■ 任天军

每当闻到别人或浓或淡的烟味，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的烟草味道和他烟草味一样浓烈的往事。

小时候，我是父母掌中的宝。我像父亲的小尾巴，一有空就缠着父亲问这问那和要求讲故事，还让父亲给我捉知了、掏鸟蛋、抓鱼、捉小蝌蚪，他让我的生活总是充满了精彩和惊喜；有空，他还做木制、竹制玩具，让我在小伙伴中赢足了尊严；走亲戚、看电影、赶场，我常常骑在父亲的肩上，像君临天下的君王，或趴在父亲的背上，进入甜甜的梦乡。父亲爱抽烟，身上有着淡淡的烟草味道，日久，我习惯了，也离不开了，在他淡淡烟草味的滋润下，我度过了甜美多姿的童年、少年。

初中，我进入镇上读书，六七个小时的山路。

初二那个冬天的一天，刚准备吃午饭，我忽然看见了父亲。他穿着一件破旧褪色的军大衣，嘴里呵着热气，手上提着一小罐我的菜，手已冻得通红。他是来向老师还我丢

失的班上学生的试卷费的。他并没有斥责我，“这不完全是你的过错，以后做事小心点就行了，做一件事，就要想办法做好”，他拍拍我的肩膀，“不要在意的别人的看法，努力学习，清白是靠自己的行动和时间来证明的，爸爸信你！”

他马上又要回转。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父亲点燃了烟，袅袅烟雾像一支细小的孤烟在风中扭曲回旋地飘散，火光在淡白的雪雾中一闪一闪的，像明灭的灯塔的闪光。我深吸几口冷气，父亲淡淡的烟草味道便倏地钻入我的鼻孔，呛口却有着不可抗拒的幸福。在连续十二小时的雪地行走中，冒着刺骨的严寒和不小心会摔倒的雪滑，父亲竟毫不畏惧地前行，为了儿子，他用雪般晶莹的爱心，为儿子寒冬里被冷落的心注入了春天般的爱的暖流。

高三那年，我忽然淋巴结肿大，精神不好，吃药打针也不见好，竟肿大化脓，引发淋巴结核。我被迫住进了县医院。

长达四个多月的住院，父亲一直陪着我，看护我。除了给我抓药，还要照顾我的一日三餐，并开导我。不能参加高考，我很伤

丘吉尔：生命已尽 雪茄不熄



■ 新华

1940 年夏天，丘吉尔在北非前线与他的爱将蒙哥马利到一家餐馆就餐时，他问蒙哥马利喝什么酒，蒙哥马利将军回答说：“水。我不喝酒，不抽烟，睡眠充足，这就是我保持百分之百的状态且捷报频传的原因。”丘吉尔立即回敬道：“我嗜酒如命，很少睡觉，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这就是我保持 200% 的状态且指挥你获胜的原因。”

丘吉尔有一个经典手势——“V”。“V”是英文“Victory”的第一个字母，表示“胜利”。而

在他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如果不打“V”形手势的时候，常常是夹着一支雪茄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里，当他摊开世界地图，在改变历史的某一个历史性时刻，他的手指间一定燃烧着一支气宇轩昂的哈瓦那雪茄。

在世人看到的丘吉尔的照片上，他不是手指夹着一支雪茄，便是嘴巴叼着一支雪茄。只有一张例外：就是那张经典之作——《愤怒的丘吉尔》。1941 年 12 月 30 日，年轻的加拿大摄影师卡什在给丘吉尔拍照的时候，觉得叼着雪茄的丘吉尔太优雅了，完全不符合“战时首相”的形象，于是卡什走上去冷不防地吧

元，至此太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东北流通券 7 亿元。

1946 年 6 月苏军撤出沈阳，国民党政权东北生产管理局接管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国民党派出的三任厂长根本不抓生产，而是想方设法盗窃工厂的原料、机器零件等，工厂处于奄奄一息状态。面对这种状况，太阳烟厂再一次重新组合，扩大生产。通过了太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选举徐香九为董事长，陈子和为总经理。此时太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占地 5081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7219 平方米，卷烟机 36 台，切烟机 26 台，工人千余人，生产牌号二十余种，卷烟产品质量好，销路广，进入鼎盛时期，其规模在沈阳乃至整个东北都是首屈一指。1948 年 11 月沈阳解放前夕，太阳烟厂总经理陈子和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歪曲宣传，只身离开沈阳去了华北。

1949 年 2 月沈阳市人民政府在调查了解私人企业状况时，发现太阳烟厂已经停产，工人生活没有着落。为了维持工人生活、保护民族工业，沈阳市人民政府决定将该厂交由商业部代管，并征得东北行政委员会同意。商业部接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命令后，马上给太阳烟厂注入了资金。工厂开工后，商业部一直代管经营到陈子和打消疑虑回厂。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取消了手工卷烟并整顿私营小烟厂，但太阳卷烟厂被保留下来，并被列入国家计划管理。1953 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太阳烟厂实行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沈阳市太阳卷烟厂。1958 年，太阳卷烟厂合并于国营沈阳卷烟厂。鉴于太阳卷烟厂的主要生产牌号如“白猫”、“秋菊”、“雪花”、“百花”、“雪花”、“大兴工”、“绿洲”等曾在广大消费者中享有过良好声誉，合并后，沈阳卷烟厂便将这些牌号完整地保留下来，作为主要牌号继续生产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心。父亲鼓励我，等身体好了再学也不迟，一切都会好的。父亲在家从未做过饭，为了我，他从最简单的做面条做起，向别人请教，上街变换着买菜和做不同的饭菜，后来达到了有模有样的水平了。医院的日子很是沉闷，我劝父亲多出去散散步，可他总说我要人照顾，离不开。他出去，不是买菜，就是给我买书，有时实在无聊，他就在走廊或院子里散步。许多时候，父亲想抽烟，却为了我，在走廊或花坛边抽上一支烟，烟雾在阳光或月光下忽隐忽闪，父亲眉头紧皱，迷蒙烟雾中飘散不尽父亲浓浓的忧愁，为家里的活，为我的身体，为我的将来，让我的心弥漫着像烟雾一样的感动。父亲为了我，太受累了，我将何以报，我一次次拷问自己。

我真的无以回报，我还没有明确的出路，没有立业也没有成家之时，父亲就忽然因病去世了。可他那淡淡的烟草味道，他那烟草一样浓烈的关爱，永远飘荡在我心中，激励着我一步步前行。

父亲，忘不了你的爱，永远，永远！

烟壶 “鬼画壶”的由来

■ 晓华

京城的老爷们儿泡茶馆儿或逗蝓蝓时，谁若是能从怀里掏出个带着精巧的烟壶把玩，那可是一件体面的事。小小的烟壶彰显出主人的文化素养、审美习尚乃至心理特征，承载了其他玩意儿所不具备的独特精气神。

鼻烟本是舶来品。自从利玛窦把它带进北京进献给万历皇上那时候起，就渐渐在京城扎下了根。到了清代中叶，闻鼻烟已成了京城上流社会的普遍雅好。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安排了贾宝玉用鼻烟给晴雯治疗感冒的情节。

有意思的是现代大多数人知道“鼻烟”这个词并不是因为鼻烟本身，而是通过画着内画的烟壶——鸭蛋大小，水晶一般光滑剔透，雪白宣纸似的内壁上勾勒着精美的书画作品，或秀丽灵动的山水花鸟，或俊朗细腻的人物肖像，或飘逸古朴的真草隶篆……无不透着那么气韵生动，那么文雅精致。与鼻烟不同的是，这种画着内画的鼻烟壶却是地道的北京货。

或许在西方人眼里鼻烟更像是药，所以当初最早装鼻烟的瓶子就是锡制的小药瓶。可既然传进了咱皇宫大内，也就必得讲究起来不是？康熙年间宫里的造办处专门设计出了口小肚大的专用鼻烟瓶，不仅金属的，还有陶瓷的、水晶的、料器的等等。瓶口用特制的玛瑙盖子封严实，盖子里还插着一把鼻烟用的袖珍小勺。

受皇帝影响，宫里宫外的人都对这带着洋味儿的新鲜玩意儿爱不释手。到了乾隆年间，在那位热爱艺术的皇帝引领下，这能攥在手里把玩的小瓶子简直发展成了一种精湛的工艺品。单说使用的材料就无奇不有，什么玉器、石器、瓷器、竹器、木器等等一应俱全。而烟壶的制作技艺更是集工艺美术之大成，雕漆、雕刻、花丝、金漆镶嵌、烧瓷、景泰蓝等等无所不用。单是玻璃就有单色玻璃、套色玻璃、金星玻璃、珐琅彩玻璃、搅胎玻璃等多种。以至于竟然在烟壶里诞生了一门独特的内画艺术。这种技艺集传统书画艺术与烟壶制作工艺于一身，于方寸间展现绘画之精妙，书法之俊美，正可谓壶小乾坤大，让小小的烟壶蕴含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外行人往往猜不出这“鬼斧神工”的艺术品是怎么画出来的。甚至一边说话一边用小竹签到烟壶内壁上黏着的那点残存的烟末。刮着刮着，忽然发现那棕褐色壶壁上一道道深深浅浅、疏密弧曲的刮痕仿佛条条竹枝，于是信口说道：“瞧，我这不挂出一幅竹枝图吗？”说着无心，听者有意。小吏走后和尚没事就琢磨这事儿，用长长的竹签子做成带钩的笔在玻璃烟壶里反复勾画，就这样竟发展成了独门绝技——内画壶。

内画当然是人画出来的。不过究竟是谁发明的并没有明确记载。有一种说法是，曾经有一个外地小吏进京办事寄宿在京郊的一个古庙里，与和尚聊天时无意间掏出身自带的玻璃烟壶正打算吸，却发现壶里的鼻烟已经没有了。干是一边说话一边用小竹签到烟壶内壁上黏着的那点残存的烟末。刮着刮着，忽然发现那棕褐色壶壁上一道道深深浅浅、疏密弧曲的刮痕仿佛条条竹枝，于是信口说道：“瞧，我这不挂出一幅竹枝图吗？”说着无心，听者有意。小吏走后和尚没事就琢磨这事儿，用长长的竹签子做成带钩的笔在玻璃烟壶里反复勾画，就这样竟发展成了独门绝技——内画壶。

到了晚清，京城里上至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吸鼻烟已是蔚然成风。描绘出世间万物、人生百态的内画也使烟壶的艺术水准达到了巅峰。内画壶真是个好玩意儿。京城的老爷们儿泡茶馆儿或逗蝓蝓时，谁若是能从怀里掏出个带着精巧的烟壶把玩，那可是一件体面的事。小小的烟壶彰显出主人的文化素养、审美习尚乃至心理特征，承载了其他玩意儿所不具备的独特精气神。

更有意思的是，近半个多世纪来，嗜好吸鼻烟的人渐渐减少，但原本只是包装工具的烟壶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因为有了精妙内画所赋予的灵魂而独立存在并且传承至今。现如今，它又走出国门漂洋过海去了西方，受到了比在北京热烈得多的追捧。其中意味，岂是一个小小的烟壶能够承载得下的？

